大般若經第八會那伽室利分序 珍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載惟清規外滌乃照晉於襟靈神理
內康儀發揮於事業若不詳諸動寂
將或謬以隨迎是故妙祥資舍衛之
稟龍祥扣分衛之節挫舉下而迓足
措屈伸而矯手慮不慮以思惟行無
行以發趣食夫幻食反類懸匏資以
无資翻同洌井餓而縱觀空術澄襟
海定孕生靈為水性馨功德為珎府
晏六動而不搖走三乘以終駐無窐
不窐黜心王而利見无親不親恢善
友而遙集是令近事取鉢駭脩辟之
不存應供授襟无撫心其已滅辟麤
樓切景知積氣以忘躋鑾鏡合姿悟
唯空而輟攬故能自近而鑒遠由真
以立俗識危生之露集知幻質之泡
浮電倏青紫之輝雲空軒蓋之影文
約理贍昔秘今傳雖一軸且單譯而
三復固多重味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知令

第八那伽室利分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為諸大衆宣揚正法尒時妙吉祥菩薩摩訶薩於日初分著衣持鉢漸次將入室羅筏城時有菩薩名龍吉祥見已問言尊何所往妙吉祥曰我欲入此室羅筏城巡行乞食為欲利樂多衆生故哀愍世間大衆生故利益安樂諸天人故龍吉祥言唯然尊者今於食想猶未破耶妙吉祥曰吾於食想都不見有知何所破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空寂猶若虛空無壞无斷我何能破諸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等亦不能破所以者何諸法自性等虛空界畢竟皆空不可動搖無能破者又一切法如太虛空无有天魔梵沙門等諸有情類可能攝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遠離故非所攝受龍吉祥言若如所說云何菩薩與魔戰諍妙吉祥曰菩薩未嘗與擊大鼓魔軍戰諍菩薩尒時亦不見法有少真實可依入定所以者何菩薩見彼雖擊鼓等而

無怖畏辟如幻師幻作怨敵雖現擾
惱而不生怖如是菩薩知法性空皆
如幻等都無怖畏若時菩薩有怖畏
者非天人等所應供養然諸菩薩解
空无怖堪為一切真淨福田龍吉祥
言頗有能證菩提者不妙吉祥曰亦
有能證龍吉祥言誰為證者妙吉祥
曰若無名姓施設語言彼為能證龍
吉祥言彼既如是云何能證妙吉祥
曰彼心無生不念菩提及菩提座亦
不慇念一切有情以无表心無見心
等能證无上正等菩提龍吉祥言若
尒尊者以何心等當得菩提妙吉祥
曰我無所趣亦非能趣都无所學非
我當来詣菩提樹坐金剛座證大菩
提轉妙法輪拔濟生死所以者何諸
法無動不可破壞不可攝受畢竟空
寂我以如是非趣心等當得菩提龍
吉祥言尊者所說皆依勝義令諸有
情信解是法解脫煩惱若諸有情煩
惱解脫便能畢竟破魔羂網妙吉祥
曰魔之羂網不可破壞所以者何魔
者不異菩提增語何以故魔及魔軍



知今

性俱非有都不可得是故我説魔者
不異菩提增語龍吉祥言菩提何謂
妙吉祥曰言菩提者遍諸時處一切
法中譬如虛空都無障㝵於時處
法无所不在菩提亦尒無障㝵故遍
在一切時處法中如是菩提最為无
上仁今欲證何等菩提龍吉祥言欲
證無上妙吉祥曰汝今應止无上菩
提非可證法汝欲證者便行戲論何
以故無上菩提離相寂滅仁今欲取
成戲論故譬如有人作如是説我今
幻士坐菩提座證幻无上正等菩提
如是所言極成戲論以諸幻士尚不
可得豈令能證幻大菩提幻於幻法
非合非散無取无捨自性俱空諸佛
世尊説一切法不可分別皆如幻事
汝今欲證無上菩提豈不便成分別
幻法然一切法皆不可取亦不可捨
无成無壞非法於法能有造作及有
滅壞无法於法能有和合及有別離
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非合非散自性
皆空離我我所等虛空界无説無示
无讚無毀无高無下无損無益不可

想像不可戲論本性虛寂皆畢竟空
如幻如夢无對無比寧可於彼起分
别心龍吉祥言善哉尊者我今由此
定得菩提何以故由尊為我說深法
故妙吉祥曰吾於今者曾未為汝有
所宣說若顯若審若深若淺云何令
汝能得菩提所以者何諸法自性皆
不可說汝謂我說甚深法者為行戲
論然我實非能說法者諸法自性亦
不可說如有人言我能辯說幻士識
相謂諸幻士識有如是如是差别彼
由此說害自實言所以者何夫幻士
者尚非所識況有識相汝今謂我說
甚深法令汝證得無上菩提亦復如
是以一切法皆如幻事畢竟性空尚
不可知況有宣說
尒時无能勝菩薩摩訶薩来至其所
聞已讚言善哉善哉正士大士能共
辯說甚深法門時妙吉祥詰无能勝
言正士大士為說何法夫為菩薩不
作是念我是菩薩正士大士能為有
情說甚深法作是念者便行戲論又
無能勝頗有谷響自性實有能發語

言生聞者識詮諸法不時无能勝荅
曰不也妙吉祥言如是諸法一切非
實皆如谷響無名无相無所取著於
斯有執便行戲論若行戲論流轉生
死彼於如響一切法中不如實知起
諸乖諍乖諍起故心則動搖心動搖
時多諸迷謬迷謬增故諸趣輪迴是
故世尊親於晝夜教誡教授諸苾芻
言汝等苾芻勿行戲論於我所說寂
滅法中常應思惟審諦觀察精勤修
習无得法忍如是能寂大聖法王說
諸法空本性寂靜無染无得無所依
住能如實知解脫生死定當證得菩
提涅槃時龍吉祥聞是語已因即復
問妙吉祥言尊者從何生死解脫妙
吉祥曰仁謂如来從何生死而得解
脫十力世尊常說過去未来現在為
生死法龍吉祥言世尊豈不說一切
法皆如幻化既尒有情應本已證無
上菩提寧有生死所以者何尊者亦
說諸法非實皆如幻化妙吉祥曰我
從昔来於法性相曾未宣說亦不分
別取著造作所以者何諸法性相不

可表示不可分別不可取著不可造
作一切有情設能如實了達諸法皆
如幻化應本已證无上菩提然由有
情於一切法不能通達皆如幻化故
於諸趣生死輪迴如工幻師隨依何
物幻作種種所幻化事所謂世間天
魔梵釋沙門梵志諸龍藥叉阿素洛
等人非人衆諸愚癡類迷執實有智
者幻師知無實性但有種種虛妄相
現如是諸法雖如幻化而有情類愚
癡不了非有謂有无常計常於諸法
中種種分別或分別色或分別心有
為無為有漏无漏如是等類種種分
別由此分別於諸法中不如實知皆
如幻化由不知故生死輪迴設諸有
情於一切法如實了知皆如幻化則
於佛法不復增長所以者何諸有情
類本来皆有諸佛妙法一切已有無
退佛智故諸有情咸可安立於佛妙
法覺慧无動知法性空無名无相無
依无住無取无執無㝵无著猶如虛
空無阿賴耶无屋延底無上寂靜最
極寂靜无生無滅无染無淨无成無

壞非有非无由此於中成甚深忍常
不遠離諸佛妙法所以者何諸佛妙
法離性離相不可施設不可宣說不
可表示遍有情類猶若虛空時龍吉
祥聞甚深法歡喜踊躍讚妙吉祥善
哉善哉尊者所說甚深微妙不可思
議說諸有情常不遠離諸佛妙法誰
能信解妙吉祥曰諸佛真子皆能信
解謂隨信行若隨法行若第八若預
流若一來若不還若阿羅漢若諸獨
覺若諸菩薩已得不退於諸白法無
動无轉已善安住畢竟空法無所得
法能深信解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妙
菩提座已現在前能對世間天魔梵
釋沙門梵志阿素洛等人非人前大
師子吼我於此座結跏趺坐乃至未
得无上菩提終不中間暫解斯坐何
以故是諸菩薩已善安住畢竟空法
無所得法不可動故譬如帝杖極善
安固諸牛王等不能動搖如是菩薩
已善安住畢竟空法無所得法一切
有情不能傾動令離覺所覺及菩提
座處

龍吉祥言覺所覺處菩提座處何所
謂耶時妙吉祥還詰彼曰云何名為
如来變化云何如来變化之處云何
如来變化所依云何如来變化證法
由此說為如来變化說法示導龍吉
祥言我尚不見有實如来况當見有
如来變化及變化處變化所依變化
證法由此可說如来變化說法示導
妙吉祥曰善哉善哉所說所知甚為
如理汝已起證於一切法無所得忍
能作是說覺所覺等應知亦然龍吉
祥言非一切法无所得忍有起有壞
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空無自性自相
亦空如是諸法无相無對无色無見
與虛空等云何得起於一切法无所
得忍若一切法無所得忍有可起義
則谷響忍若光影忍若聚沫忍若浮
泡忍若陽焰忍若芭蕉忍若幻事忍
若夢境忍若變化忍若鏡像忍若尋
香城忍若虛空界忍應有起義所以
者何虛空等忍有起義者必無是處
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法不驚不怖
无惑無疑心不沉没即是菩薩无上

法忍妙吉祥言諸菩薩衆無得法忍豈无差別龍吉祥曰若菩薩衆於少分法有執著者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於甚深悉能解了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是成就甚深忍者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於甚深悉能信受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於諸義悉能解了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於諸法悉能覺了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解了諸法本性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修行諸菩薩道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嚴淨種種佛土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成熟諸有情類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於菩提決定當證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定能轉無上法輪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濟拔諸有情類

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
念言我有所行我有所證是則名為
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
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
波羅蜜多是則名為行有所得若諸
菩薩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四念住等
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是則名為行有
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我能修行
靜慮无量等持等至陁羅尼門是則
名為行有所得若諸菩薩作是念言
我能趣證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無
㝵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并十八佛
不共法等无量無邊諸佛妙法是則
名為行有所得菩薩不行有所得故
無得法忍非有差別妙吉祥言若尒
菩薩云何修學趣菩提行龍吉祥曰
若菩薩衆於諸法中无所取著是為
修學趣菩提行若菩薩衆於諸法中
无所恃怙是為修學趣菩提行若菩
薩衆現觀諸法依託衆緣空無自性
離我我所是為修學趣菩提行若菩
薩衆雖有所行而无行想是為修學
趣菩提行妙吉祥言如是如是誠如

所說如人夢中雖謂遊止種種方所
而无去来行住坐卧亦無真實遊止
處所菩薩亦尒雖住寤時有所修行
而無行想觀所行行本性皆空於諸
法中无所取著達一切法無狀无相
無阿賴耶无戹延底與虛空等本性
空寂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無所執取
離諸戲論是天人等真淨福田堪受
世間恭敬供養
尒時龍吉祥菩薩摩訶薩聞是語已
歡喜踊躍而作是言唯然尊者我今
欲往室羅筏城為有情故巡行乞食
妙吉祥曰隨汝意往然於行時勿得
舉足勿得下足勿屈勿伸勿起於心
勿興戲論勿生路想勿生城邑聚落
之想勿生小大男女之想勿生街巷
園林舍宅户牖等想所以者何菩提
遠離諸所有想無高无下無卷无舒
心絕動搖言亡戲論無有數量是為
菩薩所趣菩提仁今若能如是行者
隨意所往而行乞食時龍吉祥既承
教授教誡威力入海喻定譬如大海
其水廣深盈滿湛然豐諸珎寶舍育

種種水族生命如是此定威力廣深
神用難思三業安靜具功德寶攝養
含識時有菩薩名曰善思爲欲令彼
速出定故設大加行觸動其身雖令
三千大千世界諸山大地六反變動
而龍吉祥身心宴寂安固不動如妙
高山所以者何彼由此定令身語意
安住無動後從定起雨諸香花向揞
多林曲躬合掌至誠恭敬而作是言
歸命如來應正等覺所證所說无不
甚深自性皆空無染无得能令聞者
獲斯勝定善思菩薩便問彼言仁在
定中覺地動不龍吉祥曰善思當知
若諸身心有動轉者見大地等亦有
傾搖諸佛世尊不退菩薩及大獨覺
大阿羅漢身心安靜遠離動搖於諸
法中不見不覺有動有轉有傾有搖
所以者何以常安住無動无轉無傾
搖法謂空无相無願寂靜證相本空
性遠離法由住此法身心无動
時妙吉祥見聞此已歡喜讚歎龍吉
祥言善哉善哉能成是事今者隨意
入城乞食龍吉祥曰我今已證海喻

勝定無上法食於諸段食不復希求
我今唯求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
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
及餘无邊菩薩勝行疾證無上正等
菩提轉妙法輪拔有情類生死大苦
令住究竟清淨涅槃我今欣求棄捨
諸行不欲資養雜穢身心令我由尊
真淨善友哀愍我力證獲勝定我今
頂礼殊妙吉祥无邊吉祥勇猛吉祥
廣大吉祥妙法吉祥勝慧吉祥難思
吉祥大仙善友真淨善友妙吉祥言
善哉仁者能得如是海喻勝定了達
諸法如響如像如夢如幻如陽焰如
光影如變化事如尋香城汝今應求
如来十力四無所畏四无导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并十八佛不共法等
無量无邊無上法食用自資益解脫
法身一切如来應正等覺皆由此食
能經无量無數无邊不可思議殑伽
沙等大劫而住所以者何如是法食
無漏无繫能永解脫執著世間不出
離法亦能永滅一切憍慢無阿賴耶
无尾延底無諸戲論本性空寂一切

菩薩摩訶薩衆皆希此食汝亦當求
勿求世間下劣法食龍吉祥曰我今
聽尊所讚如斯無上法食已為充足
況得食耶我若當来得斯法食即以
无食而為方便自充足已復持充足
一切有情妙吉祥言汝能充足虛空
界不荅曰不能妙吉祥言汝能充足
響像夢幻陽焰光影諸變化事尋香
城不荅曰不能妙吉祥言汝頗能以
衆流充足諸大海不荅曰不能妙吉
祥言諸法亦尒云何汝欲充足一切
汝欲一切皆充足者則欲充足太虛
空界亦欲充足響像夢等亦欲充足
一切大海亦欲充足一切法空無相
无願無造无作無生无滅亦欲充足
遠離寂靜離染涅槃畢竟解脫亦欲
充足無色无見無對一相與虛空等
不可執取真如法界龍吉祥言如尊
所說食及食者无不皆空則諸有情
應不資食妙吉祥曰如是如是一切
有情皆不資食設佛化為殑伽沙等
諸有情類無不須食汝今誰造尒所
食耶龍吉祥言化无所食何假為造

妙吉祥曰法及有情皆如幻化是故
一切無資食者若諸有情不能如實
了達諸法皆如幻化則於諸趣生死
輪迴虛妄執為有所資持然彼資持
都不可得如實觀察法及有情自性
俱空无少真實則於諸食無所資持
龍吉祥言我今欲住斷除飢渴妙吉
祥曰飢渴尚无何有能斷譬如幻士
作如是言我今欲求陽焰中水斷除
飢渴汝今亦然所以者何以一切法
皆如陽焰一切有情皆如幻士云何
欲住斷除飢渴虛妄分別所作法中
能斷所斷俱不可得既無飢渴除斷
者誰諸法本來自性充足都无飢渴
何所除斷愚夫於此不如實知謂我
飢渴欲求除斷諸有智者能如實知
飢渴本無不求除斷既能了達諸法
性空不復輪迴生死諸趣遠離戲論
无所分別於一切法住無所住无依
無染无入無出畢竟解脫分別永无
龍吉祥言如如尊者說諸法要如是
如是法界出現妙吉祥曰非真法界
有出有沒有屈有伸所以者何真法

界者離相寂然無出無沒不可分別
不可戲論无依無住无取無捨无動
無轉无染無淨如虛空界无動無轉
无取無捨无依無住不可戲論不可
分別无出無沒諸法亦尒自相本空
性亦非有相不可得若諸法相有可
得者已般涅槃佛應可得故一切法
无阿賴耶無屋延底无色無見无對
無相本來寂滅是故諸佛如殑伽沙
雖已般涅槃而无一法滅謂無色蘊
滅及受想行識蘊滅亦无眼處滅及
耳鼻舌身意處滅亦無色處滅及聲
香味觸法處滅亦无眼界滅及耳鼻
舌身意界滅亦無色界滅及聲香味
觸法界滅亦无眼識界滅及耳鼻舌
身意識界滅亦無眼觸滅及耳鼻舌
身意觸滅亦无眼觸為緣所生諸受
滅及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
滅亦無地界滅及水火風空識界滅
如是諸佛雖般涅槃而无一法般涅
槃者諸有欲令般涅槃位有法滅者
即為欲令太虛空界彼位亦滅所以
者何一切法性本來寂滅自性寂靜

寂極寂靜不可更滅諸愚夫類不如
實知般涅槃時方起滅想謂我我所
今時乃滅彼由執著我及有情廣說
乃至知者見者及由執有無自性法
般涅槃時一切永滅我說彼類皆不
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苦憂惱所以
者何彼愚癡類於法本性不知不覺
由不知覺法本性故與佛世尊及大
弟子不退菩薩於甚深法有深信解
恒樂受行无所得行於過去佛多種
善根有大神通具大勢力眞淨商主
無上天仙常有違諍以違諍故彼諸
愚夫長夜沉淪不淨臭穢一切賢聖
咸遠避之智者共訶鄙惡生死如近
城邑村落糞壤如如晝夜人畜往来
如是如是增長不淨可惡臭穢便利
等物如是愚夫於法本性不能覺了
增長極惡生臭爛臭不淨生死聖賢
訶毀智者遠離我說彼類不能解脫
生老病等種種過患時龍吉祥問言
尊者云何於法能如實知妙吉祥曰
諸有能以无分別心隨順遠離趣向
遠離臨至遠離如是於法能如實知

龍吉祥言誰於幻事而能遠離妙吉
祥曰即此能於幻事遠離
尒時善現来到其所言二大士何所
談論時妙吉祥語言大德今說何法
名為大士我等不見有少實法可名
大士而共談論大聖法王亦未曾說
有少實法名大士者諸法如響皆非
真實其響豈能有所談論具壽善現
聞是語已入無所得三摩地門經須
臾間還從定起合掌恭敬向誓多林
作如是言我今歸佛所證所說无不
甚深微妙寂靜難見難覺非所尋思
超尋思境永害執取斷諸纒縛如是
妙法不可思議令諸有情聞獲利樂
若諸菩薩已得不退曼殊室利而為
上首乃至或有㝡初發心趣大菩提
諸菩薩衆皆共於此甚深法中展轉
相親作斯談論妙吉祥曰大德當知
此中無親无不親者亦無迷謬不迷
謬者又无展轉共談論事所以者何
無有少法能與少法為親怨等何以
故以一切法无所有故具壽善現復
言向者見二大士共論深法云何而

言無談論事妙吉祥曰大德頗聞幻
士夢境響像陽焰光影變化及尋香
城展轉共論深法義不荅言不也妙
吉祥言諸法如幻夢境響等云何可
言見共談論豈有幻士聞化佛說甚
深法義信解受持取相思惟名身等
事尒時善現聞是語已於此方所便
入滅定時舍利子來至其處問妙吉
祥大士頗知善現今者入何等定妙
吉祥言唯舍利子大德善現不違少
法由此常入不違法定无所住定無
依法定无執藏定害執藏定非住此
中有言有說有來有往有住有卧何
以故大德善現信解諸法自性皆空
不可得故時舍利子復問諸法以何
為性妙吉祥言諸法皆以無性為性
如是无性亦不可得善現尒時便從
定起妙吉祥曰食時將至宜速入城
巡行乞食善現對曰大士當知我今
不復入城乞食所以者何我已遠離
一切城邑村落等想亦已遠離諸色
聲香味觸法想妙吉祥曰大德善現
若已遠離一切想者云何現有遊履

往来善現詰言如来變化去何現有
色受想行識等諸法去何現有遊履
往来屈伸顧視妙吉祥曰善哉善哉
大德善現佛之真子是故如来常說
善現得無諍住㝡為第一復言大德
且止斯事我欲入城巡行乞食飯食
事訖詣如来所我當奉請令諸大德
設希有食令獲善利舍利子言大士
今者欲為我輩設何等食妙吉祥曰
大德我今所設食者不可分段不可
呑咽非香味觸非三界攝亦非不繫
大德當知如是妙食是如来食非餘
食也舍利子言今我等輩聞大士說
希有食名悉已飽滿況當得食妙吉
祥曰我此食者肉天慧眼皆不能見
尒時善現及舍利子聞如是語俱入
滅定時善思菩薩問妙吉祥言今二
上人食何等食入何等定妙吉祥言
此二尊者食無漏食入无所依無雜
染定諸食此食住此定者畢竟不復
食三界食
尒時善現及舍利子俱從定起與妙
吉祥及諸菩薩聲聞等衆手相慶慰

各各入城隨意所往巡行乞食具壽
善現隨入一家空靜之所默然而住
有近事女見已問言大德住斯為何
所欲善現報曰姊妹當知為乞食故
我来住此近事女言聖者善現今於
食想未遍知耶善現報言我從本際
所有食想皆已遍知所以者何一切
食想前中後際皆自然空近事女言
唯然聖者應自伸手我當奉食具壽
善現便伸其手近事女言聖者善現
阿羅漢手今此是耶善現報言阿羅
漢手非所能見亦不可伸辟如幻士
問幻士曰何等名為幻士之手吾今
欲見請為伸之姊妹當知彼幻士手
頗有能見及可伸耶近事女言不也
大德善現報曰如是姊妹佛說一切
如幻皆空故不可言阿羅漢手實有
可見及有可伸時彼女人聞如是說
尋即不見善現之手遂經淹久不得
施食欲置鉢中鉢復不現彼近事女
遶善現身循環覓手竟不能得瞬息
之間身亦不現即便恭敬讚善現言
善哉善哉聖者聖者乃能如是身亦

不住相亦不現實為希有是故如来
常說善現得無諍住寂為第一時近
事女即於是處永断我見獲預流果
具壽善現便現其身讚言善哉善哉
姊妹遂能如是成丈夫業尒時女人
踊躍歡喜以所持食奉施善現善現
受已出還食之時妙吉祥與諸菩薩
聲聞等衆各飯食已俱詣佛所頂礼
雙足右遶三帀退坐一面以如上事
具白世尊尒時如来聞其所述即便
讚曰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成斯勝事
當知皆是佛之神力具壽善現亦以
所經化近事女得初果事以白於佛
尒時世尊亦讚歎彼善巧方便時妙
吉祥謂善現曰彼近事女所断我見
即非我見是故如来說名我見如是
大德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於一切法
應知應見應深信解云何信解謂如
其法不住於想所以者何大德善現
夫法想者即非法想是故如来說名
法想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无數
世界成滿七寶持用布施有善男子
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乃至

受持一四句頌為他開示无開示想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
於前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如星翳燈幻　露泡夢電雲　於一切有為
應作如是觀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一切菩薩及諸
苾芻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一切衆會
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六

巳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